



春秋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三

魯昭公九年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魯邑也○夏四月楚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邑也○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秋公會劉子

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平丘衛地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盟于平丘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會于平丘○蔡侯廡歸于蔡陳侯吳

歸于陳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後之隱大子之子廡歸于蔡陳侯

歸于陳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善門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君禮葬之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也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也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也

十二年春叔弓圍費見經弗克弗能敗焉反為費人所敗平子怒意如

今見費人見費邑之人執之轉而以為囚俘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

其乏困困而非也言平子執費人非策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若見費人若遇見費人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聚也其衆也若諸侯皆然若諸侯皆然民疾而叛民疾而叛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不親南氏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費人叛南氏費人叛南氏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平子從之費人無歸費人無歸困困

初從使子于食使子于居蔡公之坎用牲加書加書以牲

而速行行謂又使子于已徇於蔡徇謂從也

蔡公召二子子謂言蔡公使二子將納之將納謂納子與之盟與謂與二子而遣

之矣先遣二子將師而從之將師謂師

曰失賊賊謂子于朝吳曰朝吳謂吳成軍成軍謂成軍而殺余而殺余謂殺余

乃釋之乃釋之謂釋之朝吳曰朝吳謂吳成軍成軍謂成軍而殺余而殺余謂殺余

則如違之則如違之謂則如違之以待所濟以待所濟謂以待所濟

則如與之則如與之謂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以濟所欲謂以濟所欲

而盟于鄧而盟于鄧謂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依陳蔡人以國謂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楚公子比謂楚公子比與史弭先入與史弭先入謂與史弭先入

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殺大子祿及公子罷謂殺大子祿及公子罷

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黑肱為令尹謂公子黑肱為令尹

先除王宮先除王宮謂先除王宮

且白且白謂且白

師及此師及此謂師及此

而潰而潰謂而潰

先歸復所先歸復所謂先歸復所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謂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亦如余乎亦如余乎謂亦如余乎

知擠于溝壑矣知擠于溝壑矣謂知擠于溝壑矣

其焉其焉謂其焉

小人老而無子小人老而無子謂小人老而無子

王曰余殺人子多王曰余殺人子多謂王曰余殺人子多

請待于郊請待于郊謂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之言以聽國人之言謂以聽國人之言

王曰眾怒不可犯王曰眾怒不可犯謂王曰眾怒不可犯

武軍武軍謂武軍

請藩而已請藩而已謂請藩而已

乃藩為軍乃藩為軍謂乃藩為軍

因四族之徒因四族之徒謂因四族之徒

陳蔡欲為名陳蔡欲為名謂陳蔡欲為名

故請故請謂故請

蔡公使須務卒蔡公使須務卒謂蔡公使須務卒

曰欲速曰欲速謂曰欲速

且殺病矣且殺病矣謂且殺病矣

因正僕人因正僕人謂因正僕人

大子大子謂大子

公子比為王公子比為王謂公子比為王

為楚王為楚王謂為楚王

司馬司馬謂司馬

先除王宮先除王宮謂先除王宮

且白且白謂且白

也言其殺皆怒不曰子華若入於大都請靈王于子而乞師於諸

侯而諸侯之王曰皆叛矣言入都如陳蔡不羹曰又曰若亡於

諸侯請靈王出奔以聽大國之圖君也圖謀納君王曰大福不再

言為君大福祗取辱焉過足以為諸然舟乃歸于楚乃奔而歸

王王公夏以靈王順夏水而南將欲入鄢于鄢邑辛丑無字之子

申亥曰申亥無字之子吾父再奸王命於章華宮凡用如執命

王弗誅加誅責惠孰大焉孰大於此君不可忍忍視與死不可慮

不可棄奔背其患難不可吾其從王以救其難乃求王靈王乃求遇

諸棘闈棘里名闈也遇以歸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申亥感靈

辛丑申亥氏靈王乃於申亥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申亥感靈

雖得國猶受禍也命子子必受其禍子子曰余不忍也言因

忍殺之子子曰從人將忍子忍及殺汝將吾不忍侯也侯禍之

至乃行難從乃辟國每夜駭每夜相恐曰王入矣言靈王乙卯夜

棄疾使周走而呼周偏也奔疾使人偏走曰王至矣言靈王國人

大驚國人以為使憂成然走告子子子哲憂成然奔疾告子子曰王至

矣言靈王國人殺君司馬駒馬駒謂奔疾言司將來矣將來矣君若

早自圖也君謂子子若可以無辱數之辱眾怒如水火焉眾怒

之在暴不可為謀不可更又有呼而走至者又使人呼而走至

曰眾至矣言我司馬二子皆自殺不精也丙辰棄疾即位是為

名曰能君能改名曰葬子子于訾葬公于訾實訾教者其謂之教

乃取而葬之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取安靖楚使子旗為

今子子旗即夢成然平王楚師還自徐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

楚師而敗之夢成然平王楚師還自徐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

而淮水南蓋後世在江西南豫章獲其五師即漢侯藩子司馬督

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與于陳蔡平公后于復遷邑九年于

於陳陳出方城外人於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許施舍施恩惠寬民寬以

力宥罪赦宥舉職修官召觀從用之明在君為君之義王曰王曰

唯爾所欲唯汝欲對曰對曰臣之先佐開卜臣之先佐

乃使為卜乃使使技如子躬聘于鄭技如子躬聘于鄭

致孽操之田孽操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

鄭人請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孽操

取請命取請命對曰對曰臣未聞命臣未聞命既復既復

王問孽操王問孽操降服而對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曰臣過失命

未之致也未之致也王執其手王執其手曰子毋勤曰子毋勤

姑歸姑歸不穀有事不穀有事王極告王極告乃改葬之乃改葬之

初靈王卜初靈王卜曰曰余尚得天下余尚得天下不吉不吉

詒天而呼詒天而呼曰是區區者曰是區區者

而余卑而余卑余必自取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民患王之無厭也

故從亂如歸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初共王無冢

有籠子五人有籠子五人無適立焉無適立焉

乃大有事于羣望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曰請神擇於五人

使主社稷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當璧而拜者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神所立也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使五人齊而長入拜而長入拜

子于子哲皆遠之子于子哲皆遠之

康王跨之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靈王肘加焉

龜屬成然焉龜屬成然焉且曰且曰棄禮棄禮

神 違命 謂立康王 楚其危哉 子干歸 子干在晉 歸從

使 韓宣子問於叔向 叔向曰 子干其欲害乎 其成事也 命召之

曰 叔向 難 宣子曰 同惡相求 對曰 無與同好 本不吉

如市賈焉 相求 賈音利 以何難 其難之有 對曰 無與同好 本不吉

同好 誰與同惡 子干同惡 取國有五難 有寵而無

人 有大人之寵 而一也 難 有人而無主 無內主 為應 二也 難 有主

而無謀 無內主 而三也 有謀而無民 無內主 為應 二也 難 有主

民而無德 當以德備 五也 子干在晉 野 十二年矣 元

至北 十 晉楚之從 晉楚之十 不聞達者 皆非明 可謂無人 可謂無

為 族盡親叛 宗族既盡 可謂無主 主以無為 無譽而動 楚未有大

可謂無謀 可謂無謀 先為醫終世 終身可謂無民 人以為無民 亡

無愛徵 子干既死 楚人可謂無德 以係人望 王虐而不忘 聖王暴

自亡 楚君子干 欲君君子干 涉五難以弑舊君 此五難 誰能濟

之 城也 有楚國者 終能奄育 其甚矣 蔡平 蔡人 君陳蔡 封

公 兼領陳事 城外屬焉 城外屬焉 苛虐不作 之政以厲民

盜賊伏隱 民不為盜賊 私欲不違 民無怨心 上下無怨 先

神命之 有當壁之命 國民信之 當立為君 羊姓有亂 因有姓音

必季實立 季少子也 必少 楚之常也 楚之先代 獲神 當壁 一也

一 有民之 信二也 利 今德 無詩 二也 三 寵貴 貴如 四也 利 居常 樂疾

五也 五有五利 有得國 以去五難 之 誰能害之 終無能 子干

之官 論子干所 則右尹也 官甲 數其貴寵 數子干之貴 則庶子也

寵車 以神所命 論子干 則又遠之 遠當壁 其貴亡矣 位不其寵棄

矣 故民無懷焉 德故 國無與焉 既內 將何以立 其何以立 宣子

曰 齊相 齊侯 晉文 重耳 不亦是乎 而得國乎 對曰 齊相 齊侯 小衛

姬之子也 衛姬 齊侯 公妾 有寵於僖 齊侯 愛於 有鮑叔牙 賓酒 無

隱朋 以為輔佐 有賢人之輔 是 有宮衛 以為外主 出奔 莒 衛是 有

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從善如流其從善言也如下下善齊肅其

善人也齊不藏賄言其情也不從欲不從私欲言其施舍不倦恩

敢倦怠不求善不厭求訪善道是以有國是以有國不亦宜乎言其

我先君文公晉重狐季姬之子也大戎狐姬晉獻公有寵於獻寵

愛於晉好學而不貳言篤志於孝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曹驪

亂有狐偃趙衰顛頡武子有先大夫子餘衰子犯偃以為

腹心以二子為文有魏犢即魏賈佗不在以為股肱以二子為

之助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贈以馬楚送

之秦秦伯納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祭枝卻殺狐突亡十九年

自亡至歸守志彌篤未嘗阻撓惠懷棄民不恤其民民從而與之

歸無異親獻公之子九人民無異望惠懷不恤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將何以代文將有君君可此二

異於子干子干共有寵子藥疾晉國故共于國有與

無施於民子干既死無援於外子干既死

去晉而不送其去晉也歸楚而不逆其歸楚也

何以異國何以異國晉成虎祁祁

諸侯朝而歸者諸侯朝而歸者有貳心皆有貳心為取郵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昔昭公將為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欲以威服諸侯乃並徵會謂以徵會告早吳月告吳秋晉侯

會吳子于良良在下水道不可水道不通吳子辭會辭會

乃還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邾南之地甲車四千乘萬人

羊舌鮒攝司馬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遂合諸侯于平丘

子產子產子太叔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四合象官室曰幄幄在上子太叔以四十子太叔以四十

而海之子太叔自每舍損焉伯為舍每遇及會及至亦如之亦如之





於交好故使講禮於等講上下之禮在示威於眾示可畏之威在

聘昭明於神昭明於神要告神明故使盟自古以來自古以來及今未之或失也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存亡之道亡之道恒由是與則危則危亡常由此起晉禮主盟

懼有不治懼有不治事或不治平奉承齊犧奉承齊犧之犧牲而布

求終事也求以終竟諸君曰有命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寡君聞命矣

懼齊人懼齊人聞叔向曰小國言之敬共以往敬共以往

既聞命矣既聞命矣敬共以往敬共以往

叔向曰叔向曰諸侯有間矣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

示眾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狝建而不狝

諸侯畏之諸侯畏之將戰故畏其眾將戰故畏其眾邾人莒人懇于

我之不共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魯故之以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曰君信蠻夷之詐曰君信蠻夷之詐

子服惠伯對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詐曰君信蠻夷之詐

以絕兄弟之國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棄周公之後

寡君聞命矣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

雖以無道行之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必可畏也

其何敵之有其何敵之有其畏不死其畏不死

其庸可棄乎其庸可棄乎因邾莒杞鄭之怒因邾莒杞鄭之怒

用諸侯之師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因邾莒杞鄭之怒

齊之眾齊之眾若用晉之眾若用晉之眾

何求而弗克何求而弗克魯人懼魯人懼

齊服也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今諸侯日中造于除

立見經立見經齊服也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今諸侯日中造于除

辨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使外僕掌以舍大夫也子產

之外僕大夫使待明日張朝及及奴時日子產問其未張也

盟盟子產爭承之承其賦曰昔天子班貢貢賦之法

隨其位列列尊貢重故所貢者多周之制也制之法

者位重而貢重而服也內共賦貢者鄭為伯男也

之而使從公侯之貢不賦出公懼弗給也恐不能

命諸侯靖兵諸侯好以為事以和好而為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無月之貢之無藝無有法制小國有關

得罪也於大罪諸侯脩盟諸侯修其存小國也

獻無極無有中極亡可待也危亡之禍存亡之制

國口將在今矣在今日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

人許之從其勅既盟既受盟子大叔受之責子產

曰諸侯若討諸

疾苦其可瀆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不暇置不置也偷苟也言何暇討又問暇國不競亦陵

孫意如制季子以暮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執季

可司鐸射魯大夫則音懷錦奉壺飲冰使錦奉壺飲

乃與之錦而入同鐸射乃以懷錦詩之而晉人以平子

歸以子服然從平子至晉歸子產歸未至鄭聞子皮卒

死哭子皮且曰曠口吾已已也吾無為為善矣

子知我子皮知子皮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家之基詩曰樂只君子君子之求樂者

邦家之基且曰仲尼合諸侯為盟藝晉事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不順故。○鮮虞人聞晉師之悉楚也。五年傳曰：貴守以千，今而

不整邊境，而不警。且，不修備。言不修戰守之備，言夷狄無謀。晉荀息自著雍以上軍

侵鮮虞。晉荀息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東與無道。及中人，中人，中人，中人，山西，驅衝，競，驅，

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

道房申於荆焉。詩：胡沈，小，道，房，申，皆，故，諸，平王即位，平王，得，

封陳蔡。既，封，陳，而，皆，復，之，禮也。禮也，安，民，之，禮，隱大

子之子廬歸于蔡。廬，人，子，大，子，有，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

于陳。悼，大，子，大，子，復，節，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

禮也。此，陳，蔡，事，傳，皆，言，孔，嫌，楚，○公如晉，公，如，晉，荀息謂韓宣

子，中行，穆，子，曰：諸侯相朝，言，諸，侯，相，朝，講書好也。講，書，好，也，

其卿而朝于君。執，季，孫，意，如，而，有不好焉。不，好，焉，不如辭之。不，如，辭，之，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請，伐，吳，王弗許。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脩，守，備，未定

而用民力。而，用，民，力，敗不可悔。敗，不，可，悔，州來在

猶在楚也。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上地猶大。上，地，猶，大，所命能具。所，命，能，具，

其何瘳？其，何，瘳，其何瘳？其，何，瘳，

所以為盟主也。所，以，為，盟，主，也，賞其令。賞，其，令，

吾豈無大國？吾，豈，無，大，國，圖其謀。圖，其，謀，

臣一主二言。臣，一，主，二，言，吾豈無大國？吾，豈，無，大，國，

且曰：穆子目楚滅陳，蔡不能救。且，曰，穆，子，目，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將，焉，用，之，

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乃

諸侯而執其老諸大夫補老言晉若猶有罪若猶有罪死命可

也其死晉之命也若曰無罪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而惠免之諸侯

不聞諸侯不得時是逃命也是逃命也去晉去晉而惠免之而惠免之諸侯

君惠於會君惠於會宣子患之宣子患之謂叔向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歸季孫乎對曰對曰不能不能鮒也能鮒也能鮒也

也鮒也乃使叔魚乃使叔魚鮒也鮒也叔魚見季孫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

於晉君於晉君自歸於魚自歸於魚君君雖獲歸骨於晉雖獲歸骨於晉微武子之

賜武子季平子不至於今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雖獲歸骨於晉微武子之

猶子則肉之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敢不盡情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歸晉已歸子而鮒也聞諸吏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地先歸地先歸惠伯待禮惠伯待禮且泣且泣平子懼平子懼○三月

十有四年十有四年春晉意如至自晉春晉意如至自晉○八月晉子去疾卒

○夏四月夏四月○秋葬曹武公秋葬曹武公○八月晉子去疾卒

○冬晉殺其公子冬晉殺其公子意如意如

十四年春晉意如至自晉十四年春晉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

禮也禮也南蒯之將叛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司徒老祁慮癸使人請於南蒯使人請於南蒯

前曰臣願受盟前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若以君靈不死

也也請朝衆而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遂劫南蒯曰

羣臣不忘其君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矣矣子共弗圖子共弗圖費人不忍其君費人不忍其君

將不能畏子矣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子何所不逞欲

請送子請送子請期五日請期五日遂奔齊遂奔齊侍飲於景

公公曰曰臣欲張公室也臣欲張公室也

強公室弱則子韓哲曰天大家臣而欲張公室言南前季氏家

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盧來歸費子所歸南前齊侯使

鮑文子致之南前雖放書經不書齊侯費各使文子致魯以假如外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宗丘楚地

用且撫其民且鎮撫西分貧貧乏者振窮長孤幼孤而幼

救災患救災患救罪戾重罪輕戾詰姦慝詰問

淹滯淹滯任良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

於召陵東音都亦如之亦如之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

卒親卒親郊公不感郊公不感國國人弗順人弗順欲立者

丘公之弟更與更與蒲餘侯惡蒲餘侯惡公子意恢公子意恢

而善於意恢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因蒲餘侯而與之謀

許之許之許之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

立之德立之德不知度不知度與養氏比與養氏比而求無

厭厭而滅養氏之族而滅養氏之族使闔辛居鄆使闔辛居鄆

無忘舊勳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宮無忘舊勳公子意

恢恢郊公奔齊郊公奔齊公子鐸公子鐸逆庚與

於齊於齊齊隈黨齊隈黨公子鉅公子鉅送之送之有賂田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久而無成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叔魚攝理

韓宣子命斷舊獄韓宣子命斷舊獄雍子納其女雍子納其女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在傳句讀首解卷之五十四

魯昭公十

十有五年甲戌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王原立○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魯人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讓人所○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既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實秋晉吳荀吳何以无賤○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合祭于廟戒百官百官齊戒梓慎曰禘

之日禘祭其有各乎其有各乎其上有殃咎乎吾見赤黑之禘禘音侵非祭祥也

○二月癸酉禘禘叔弓泣事禘祭朝禘祭朝籥入而卒案禮也

者何羽舞也此云籥入去樂卒事大厚卒故為之去樂而終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

欲去之欲逐朝吳乃謂之无極乃先曰王唯信子信楚平王故處

之變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故无極忍其有寵疾害之



子於蔡故使朝吳子亦長矣今朝吳亦已年而在下位不得為

厚莫大也必求之勸朝吳必吾助子請無極欲助朝又謂其上之人

在朝吳上者曰王唯信吳唯信朝吳故處諸蔡故使朝二三子

莫之如也二三子謂蔡諸大夫而在其上而父居朝不亦難乎亦

先安乎弗圖早圖必及於難必為朝吳所害及夏蔡人逐朝吳蔡

而去之朝吳出奔鄭朝吳被王怒平王曰余唯信吳言我信故

宜諸蔡故置朝且徵吳且在年若朝吳為吾不及此有楚回女

何故去之女謂無極何事使無極對曰臣且不欲吳言臣言不

善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權謀有異於眾吳在蔡若朝吳蔡

必連飛擊如鳥焉朝吳朝吳去吳逐朝吳所以翦其翼也所以翦

翼六月乙丑王太子壽茲用景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子

或請以城叛城之請以穆子弗許不肯受降左右曰

師徒不勤晉之師被而可以獲城而可以坐得何故不為

受其降穆子曰吾聞諸叔向叔向有言曰好惡不術術者

去有言如字下同民知所適則在下者事無不濟是故

向之言止此或以吾城叛叛我而即吾獨何好焉我何獨

惡人以城來今敵人以城若所好何則何以復若其非賞若受

也是失信於何以庇民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吾力所能否則

退力所不能則量力而行量度吾力之能吾不可以欲城而適

而所急欲得城所喪滋多是所得少而所使鼓人殺叛人乃使

以城叛而繕守備而繕守備而繕守備圍鼓三月圍其城九

鼓人或請降使人使其民見其音韻現曰穆子猶有食色猶有食

姑脩而城姑脩治也軍吏曰晉之軍獲城而弗取弗取

勤民而頓兵勤勞吾民而何以事君將何事穆子曰吾

以事君也言我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

邑將安用此邑也以賈怠賈怠也無卒卒終也我亦能事吾君我亦能事吾君城可獲城可獲不亦可乎

言其鼓人告食竭力盡言其鼓人告食竭力盡好惡不愆好惡不愆無二心無二心而後取之而後取之克鼓而反

冬公如晉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之會故也籍談為介籍談為介既葬既

月晉荀躒如周月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樽以魯壺王曰王曰伯氏伯氏晉獨無有何也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指籍

對曰對曰諸侯之封也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皆受明器於王

室室以鎮撫其社稷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故能薦彝器於王

而遠於王室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王靈不及拜戎不暇拜戎不暇而忘諸乎而忘諸乎

其反無分乎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密須之鼓定陰密須定陰密須周文王

與其大路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文所以大蒐也周文王

武所以克商也武所以克商也匡有戎狄匡有戎狄唐叔受

之之以處參虛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匡有戎狄唐叔受

形弓形弓文公受之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以有南陽之田夫

撫征東夏撫征東夏非分而何非分而何受非分而何受非分而何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文伯指籍文伯指籍







以與鄭國他日不共之罪與鄭國他日不共之罪吾又失位既失諸韓子成貪韓子成貪韓子又

將焉用之將安用獻且吾以玉賈罪且我以玉環而賈買不亦

銳乎銳乎細事激大罪韓子賈諸賈人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既成賈矣

商人曰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韓子請諸子

產韓起乃私曰日起請夫環韓起乃私韓子名言往日起韓子名言往日起執政弗義執政弗義

以聞必以聞於大夫敢以為請敢以為請子產對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曰昔我先君桓公

始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相公庸次比耦庸次比耦而耦耕而耦耕

以交殺此地荒穢治此地斬之蓬蒿藜藿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而共處之

爾無我叛爾無我叛得叛我得叛我無強賈無強賈母或旬奪母或旬奪

爾無我叛爾無我叛得叛我得叛我無強賈無強賈母或旬奪母或旬奪

特此質誓特此質誓有信有信故能相保故能相保以至乎以至乎今今

子以好來子以好來齊齊而謂敝邑而謂敝邑強奪爾父強奪爾父

是教敝邑是教敝邑背盟誓也背盟誓也母乃不可母乃不可

吾子得玉吾子得玉環環而失諸侯而失諸侯必不為必不為

也也若大國令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而共無藝鄭鄙鄭鄙

邑也邑也亦非為也亦非為也韓子辭玉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曰起不敏

敢私布之敢私布之韓子辭玉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曰起不敏

王取求王取求以徵三罪以徵三罪宣子曰二三君子宣子曰二三君子

四月鄭六卿餞宣子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宣子曰二三君子

請皆賦請皆賦詩起亦以知鄭志詩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野有蔓草

吾有遠矣吾有遠矣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大叔賦褰裳

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大叔賦褰裳

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大叔賦褰裳

此言我今崇不復令子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

子曰善哉其子賦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

乎其能終於為好乎韓起不有是事子游賦風雨子游賦

也鄭風風雨詩取其子旗賦有女同車鄭風有女同車詩取其

美且都愛樂子柳賦子柳賦子柳賦二三君子鄭六以君命賦起

宣子喜宣子喜曰鄭其庶乎鄭庶幾二三君子鄭六以君命賦起

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不出其目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數世之主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宣子皆獻馬焉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周頌我將詩取其日靖

子請亂言韓宣子志敢不拜德宣子之因德宣子私覲於子產見

也以玉與馬藉手以見曰子命起會夫玉宣子私覲於子產見

我玉見因玉則同而免吾死也死罪也敢不藉手以拜敢不藉手以拜

拜賜子公至自晉晉人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子服惠伯

曰晉之公室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六外疆而奢傲晉之六外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將因是以習

習實為常習實為常能無卑乎能無卑乎平子曰爾

幼時昭伯惡識國昭伯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

卒如晉九月大雩九月大雩旱也旱也鄭大旱鄭大旱使暑擊

祝款堅柎有事於桑山祝款堅柎有事於桑山不雨不雨

應子產曰有事於山應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執山林也而斬其

木斬其木其罪大矣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奪之官邑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

信信乃信回言之子服氏有子哉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鄭子來朝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自見之

不書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妖變  
○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  
來朝于魯公與之燕之燕飲  
季平子賦采

叔何錫子之  
以復公此君子  
穆公賦善善者我  
詩取其既見君

昭子曰不有以國  
若無用也言穆公其能久乎  
嘉賦言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文經祝史請所用幣  
禮正月陽

昭子曰  
叔孫  
日有食之  
待日食  
天子不舉  
不舉盛

伐鼓於社  
社者羣陰之聚  
諸侯用幣于社  
社位上公故  
伐鼓於朝

禮也  
待日食  
平子禦之  
亦孫意如  
曰止也  
言止不唯

正月朔  
推正月  
慝未作  
未作慝  
日有食之  
自日食  
於是乎有伐鼓用

幣  
謹重是月故  
禮也  
以是  
其餘則否  
其餘月則无伐  
大史曰在此

月也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

禮平子以為  
六月也正月日故  
日過分而大至  
日過春分三辰有災

大史言  
在此月也  
音大

故夏書曰  
羊貞書  
辰不集于房  
辰不集于房

當天馳  
官馳驅取車  
人走  
人走

當夏四月  
夏家之  
明臘是  
謂孟夏夏之月  
平子弗從

昭子退  
既退  
曰夫子  
將有異志  
子將有他志

君君矣  
不君其  
秋郊子來朝  
來朝於  
公與之宴  
之宴飲  
昭子

問焉  
叔孫姑問  
曰少皞氏鳥名官  
少皞氏黃帝之子

何故也  
問何故  
郊子曰吾祖也  
我言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黃帝軒轅氏姬  
炎帝氏以火紀  
炎帝神農氏  
故為雲師而

炎帝氏以火紀  
炎帝神農氏  
故為雲師而

故為水師而

故為水師而

故為水師而

故為水師而

故為水師而

故為水師而



以龍紀命時有龍瑞故以龍紀事之祖也

皆以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紀於鳥故以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乃知天時故玄鳥氏也

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青鳥氏

司啓者也鶡鴠以立春鳴

祝鳩氏即鷦司徒也鶡鴠以立春鳴

有別故為司鳩鳩氏即鳩司空也

寇也司寇主盜賊鶡鴠以立春鳴

鳩鳩民者也聚於鳩以鳩為名

五工正惟傳相之工也

為五工正惟傳相之工也

利器用之

九苞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為九農正

故為龍師而龍名

鳳鳥適至是謂有故

鳳鳥氏即鳳歷正也

伯趙氏

司啓者也鶡鴠以立春鳴

司馬也

爽鳩氏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五鳩

陸渾人弗知陸渾不知帥從之帥從其後庚午

遂滅陸渾陸渾滅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滅陸渾

子奔楚陸渾滅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先警戎備宣子夢

文公晉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以陸渾故使穆子帥

師晉師獻俘于文宮獻陸渾之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經

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孛在天漢今申頌曰晉大彗言彗之

所以除舊布新也彗象如旗如彗天事恒象天道常以

今除於火大火今彗出所除於火出必布焉火出向伏故知當須大

諸侯其有火災乎知諸侯必有火災梓指曰魯大往年吾見之往

是其徵也徵始有飛火出而曰九始見恩音現下月而徵今

也火出而章今年火出之月必火入而烈其終也李星必其居火

也火矣其與不然乎其不布而為火出謂大火於夏為三

於商為四月辰月於周為五月辰月夏數行天下若火

其四國當之必四國當在宋衛陳鄭在此宋宋大

陳陳大隗之虛也大隗居陳鄭鄭祝

融之也祝融居辛氏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星孛西漢漢

水祥也水之衛衛顛頊之虛也昔帝顛頊居之故為帝立也

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水火之壯也壯也其以

丙子其壬午作乎丙子若壬午以水火所以合也水火合而相

過其見之月則火不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進言

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竿王瓊瓘竿王瓊

鄭必不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子產弗與

○吳伐楚有陽句為令尹陽句為令尹我得上流我得上流

司馬子魚曰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我得上流

何故不吉何故不吉巨楚故巨楚故司馬令龜司馬令龜

何故不吉何故不吉巨楚故巨楚故司馬令龜司馬令龜

請改卜言已乃司馬請令曰子魚曰魴也以其屬死之魴子魚名

獲其乘舟餘皇皇如字又皇乘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楚師之人

長岸長岸與子魚之地子魚先死子魚先死戰而死楚師繼之楚師繼之見大敗吳師吳師果敗

獲其乘舟餘皇皇如字又皇乘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楚師之人

於其眾請於吳曰喪先王之喪舟我因喪而喪失之豈

唯光之罪自受其罪眾亦有焉有罪亦請藉取之請藉取之以取餘皇

救死以物免罪眾許之吳師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髯

反潛伏於舟側潛伏於舟側曰吾長鬣者三人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從而殺之楚師亂夜戰不知虛實

吳人大敗之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取餘皇以歸

齊襄公二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得

魯昭公十一年

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夏五月壬午

宋衛陳鄭皆火皆火日皆火皆火撞慎登大庭氏之庫以墜

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六月邾人入郕邾人入郕

代之君毛伯莒弘曰莒弘曰毛得必亡毛得必亡是昆吾

之日也昆吾夏伯也修故之以修故之以而毛得以

濟後於王都王都不亡何待不亡何待三月曹

平公卒丙子是謂融風是謂融風火之始也火之始也戊寅風甚戊寅風甚

七日丙子其火作乎其火作乎戊寅風甚戊寅風甚

大甚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宋衛陳鄭皆火日皆火日皆火撞慎登大庭氏之庫以墜

之大疑也古國之在魯城內魯於是外作庫曰宋衛陳鄭也此正

國數曰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火裸龜曰夫鄭大不用吾言

子產不可不從子大叔曰寶龜以保民也民將以爲保

若有火國幾亡鄭音禮又幾於亡可以救亡危亡之禍子何

愛焉子產曰子產何愛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人道邇而

非所及也人之力所及何以知之其必然而龜焉知天道

音理是亦多言矣亦多言耳豈不或信言不誠幸遂不與

亦不復火明雖裡窳猶不足以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

有火災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國將有大變異也言鄭

國之民人震國幾亡鄭音禮吾身泯焉身先泯沒弗良及也

異國遷以避之其可乎免此子產曰雖可免火吾不足以定遷矣

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都及火及里析死矣里析果先未非

所免故託以智不足定遷

子產使與三十人漂其椁子產以其常與已言乃使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

攝使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大宮鄭祖廟也

使公孫登從大龜龜音石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

人庫人各徹其事使其人各徹備火商成公徹司官夫徹司官

出舊宮人舊時宮女實諸火所不及所不及之地司馬司

列若火道司馬主火道備非常也五行火所燬預爲塗撤之政

下之入備城伍列登城城音石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

其徵方聞尖故戒保所徹役之人鄭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於國北方就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回祿火神祈于四鄰

北城精土陰氣所聚故禳祭書秘室籍記被而寬其征

之北城精土陰氣所聚故禳祭書秘室籍記被而寬其征

之北城精土陰氣所聚故禳祭書秘室籍記被而寬其征

之封以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二國不市國亦皆真使行人告

於諸信使行人之信宋衛皆如是宋衛二國火陳不救火陳不

民也許不事災許不事災許不事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義所以

先亡也○六月邾人藉藉邾人藉藉邾人藉藉邾人襲邾邾人襲邾

邾人將閉門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邾人

俘以歸邾人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邾人以歸從幣於邾邾子曰

乃從其妻邾莊公反邾夫人邾莊公反邾夫人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邾莊公反

焉與之語不說學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歸以語閔子馬

後及其夫人閔子馬曰周其亂乎閔子馬曰周其亂乎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夫必多有是說

可以無學可以無學無學不害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能無亂乎

夫學夫學殖也殖也不學將落不學將落

則田來荒則田來荒原氏其亡矣原氏其亡矣○七月鄭子產為火故○七月鄭子產為火故

火災火災大為社大為社核讓於四方核讓於四方乃簡兵大蒐乃簡兵大蒐

治兵於廟城內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在道北

除道之北其庭小過期三日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使除徒陳於道南

廟北廟北乃毀於而鄉乃毀於而鄉子產過女子產過女而命速除而命速除

南毀南毀子產及衝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使從者止之而怒之而怒之

毀於北方毀於北方○火之作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產授兵登陴

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若叛晉故若叛晉故況有災乎況有災乎

產曰吾聞之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小國忘守則危守備守備況有災乎況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有備故也既既晉晉

晉晉國之不可小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有備故也既既晉晉

之邊吏讓鄭四日之邊吏曰鄭國有少言鄭國適晉君大夫

不敢寧居安其居卜筮走望龜卜著龜不愛牲玉不愛犧牲鄭之

有災鄭國之災寡君之憂也亦晉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指無

將以誰罪不知將以誰罪邊人恐懼守邊之人不敢不告不敢

其子產對晉使者曰若吾子之言誠如吾子之言敝邑之災有火災君

之憂也亦晉君之憂也敝邑失政有政闕失天降之災故天降災又懼讓

慝之間謀之又恐讓者邪慝之間以啟貪人開啓貪人存為敝

邑不利重為難以重君之憂君之憂幸而不亡幸而不為猶可說

也猶可說不幸而亡不幸而亡君雖憂之晉君雖憂之亦無及也亦

及於鄭鄭有他竟鄭與與他國望走在晉每瞻望晉國既事晉

矣事晉既服其敢有二心昔敢更有備楚左尹王子勝言於

楚子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許於鄭仇敵也仇敵也而居

地許於鄭以不禮於鄭不禮於鄭晉亦方睦晉亦方睦

有令政鄭有賢臣許曰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國也鄭曰鄭曰余

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棄在楚國其方城外之蔽也

士不可易士不可易國不可小鄭國不可小許不可

君其圖之勸平王其楚子說楚子說

其言其言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於傳時曰實白羽白羽也

十有九年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悼公無立立已卯地震天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

十九年春楚子尹赤遷陰于下陰赤工尹名今尹子瑕城郊子

叔孫昭子曰叔孫楚不在諸侯矣言楚無復經其僅自

完也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 耶陽封人之女奔之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時在聘蔡 耶陽封人之女奔之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耶陽之及即位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為少師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請謂乎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無極與逆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自秦至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故向寧請師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月取之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五月戊辰飲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書曰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舍藥物可也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人會宋公乞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極言於楚子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楚子為用師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以通北方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王說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言從之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故太子建居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拜夫人也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莒子奔紀鄆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初莒有婦人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及老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而歸 耶陽蔡邑其司封疆吏生太子建

蓋為大夫

時在聘蔡

耶陽之及

為少師

請謂乎

無極與逆

自秦至

故向寧

月取之

五月戊辰

書曰

舍藥物可也

人會宋公

極言於楚

楚子為用

以通北方

王說

言從之

故太子建

拜夫人也

莒子奔紀

初莒有婦

及老

而歸

絡弱在尚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子產憎其為人  
也之晉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弗許許之為違亦弗止止之  
以幣如鄭幣入突使人問駟乞之立故問駟氏向被駟氏懼  
張晉駟乞欲逃駟乞懼見討子產弗遣子產弗遣請龜以下  
請龜亦弗予大夫謀對大夫謀對寡君之二三臣大夫也札  
我先大夫偃今偃其子幼弱其子孫年其一二父兄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宗族私謀而  
立長親親之長君與其二三老曰大夫抑天實  
剝亂是剝亂是吾何知焉吾何知焉諺曰諺曰無過亂門  
敢知天之所亂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今大夫將問其故

抑寡君實不致知抑寡君實不致知其誰實知之其誰實知之  
平丘之會平丘之會君尋舊盟君尋舊盟其即世者其即世者晉大夫  
若寡君之二三臣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其即世者晉大夫  
而專制其位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何國之為辭客幣辭客幣而報其使而報其使晉  
人舍之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楚人城州來昔其城州來昔其城州來沈尹  
成曰成曰吾未撫吾民吾未撫吾民以挑吳以挑吳  
今亦如之今亦如之而城州來而城州來以挑吳以挑吳  
能無敗乎能無敗乎侍者曰侍者曰王施舍不倦王施舍不倦  
息民五年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  
所以撫民者所以撫民者節用於內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而樹德於外  
民樂其性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而無寇讎今宮室無  
量量非節用樹德也非節用樹德也民人日駭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勞罷死轉



轉徙忘寢與食日忘其食夜忘其寐非撫之也非撫之也氏也傳言

平王所以鄭大水水為平原出龍闕于時門之外消淵消淵在鄭

我獨何覲焉我獨何覲焉龍弗我覲也龍弗我覲也則彼其室也則彼其室也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龍亦無求於我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乃止也吾無求

市於色者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楚之謂矣歸蹶由能言善言歸蹶由能言善言

二十年二十年春王正月春王正月夏魯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夏魯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冬十月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一月辛卯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侯廬卒

二十九年二十九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二十九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而後強而後強蔡有大喪蔡有大喪叔孫昭叔孫昭

子曰子曰然則戴桓也然則戴桓也費無極言於楚子費無極言於楚子

亂所在也亂所在也將以方城之外叛將以方城之外叛

將以害楚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事集矣王信之王信之問伍奢問伍奢

王執伍奢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三月三月太子建奔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王召奮揚

王召奮揚王召奮揚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奮揚使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示不逃刑王曰王詰言出於余口殺太子之言入

於爾耳汝之誰告建也誰告太子建對曰舊揚臣告之言臣

子君王命臣臣往曰楚王命曰王命奮揚為司馬之師事建如事

余言事太子建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而懷二心奉初以還初

命以不忍後命不忍後命不忍奉復命故遣之故遣太子既既遣太子而悔之

悔之亦無及已而可復王曰而敢來何也而汝也言汝對曰使

而失命奉使而失吾君召而不來聞召而逃是再奸也犯王命

也逃無所入無所可入王曰歸平王善其言從政如他日使復

如前時無極曰告平王奢之子材伍奢之子材伍奢之子材若在吳若其子必

憂楚國必為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之命而召其子彼仁彼謂

愛其父必來而來召之將為患將為患目之患王使召之乃使

人召曰來謂之日吾免而父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崇

其子長子尚也為崇邑曰爾適吳爾謂伍負我將歸死我在尚

大天自謂尚弟子胥也曰爾適吳爾謂伍負我將歸死我在尚

爾能為吾知不逮爾能為吾知不逮我將死我將死爾能

之能為父聞免父之命之能為父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不可以莫之奔也

戚為乘被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奔死免父

父孝也尚不失度功而行度功而行仁也仁也擇任而往

擇能任報仇而音士知也知也知死不辟知死不辟勇也勇也

獨出音士知也知也知死不辟知死不辟勇也勇也

勇為父不可棄勇為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死之相從伍尚歸伍尚歸奢聞負不來奢聞負不來

子負不歸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其肝食乎楚人皆殺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之楚人皆殺伍尚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鄒為二十七年吳之邊部○宋元公無信多私宋元公為人既

而惡華向有旗華定華亥與向寧謀二族聚而曰

亡愈於死言作亂而亡他先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計使

若病以誘羣公子誘羣公子公子問之若羣公子則執之則

而執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接

公孫丁殺六子皆元拘向勝向行於其廩亦元公黨公如華氏

請焉請元公往華氏弗許弗許遂劫之劫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

辰公子地為質華氏取以為質信音致下同公亦取華亥

之子無惑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元公亦取與華氏盟亥氏

以為質以信○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靈公兄也齊豹

奪之司寇與郵齊豹司寇有役則反之齊足不長故有

使行無則取之若無征役公孟惡北宮喜楮師圃喜即北宮

孟惡此二欲去之公孫朝通于襄美宣美

公孫朝通于襄美宣美

公孫朝朝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宗魯

自公子孟之不善信對曰宗魯吾由子事孟信子假吾

吾將殺之我將殺之對曰宗魯吾由子事孟信子假吾

名焉借我以善名故不吾遠也故不雖其不善雖

所善吾亦知之不知抑以利故抑以利不能去不能是吾過

也此我故今聞難而逃逃是僭子也是僭信不信信

子行事乎子若行吾將死之我將死以周事子以周事子而

歸死於公子孟歸死其可也其可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

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獲齊子氏惟於門外齊子

獲門外若而伏甲焉而伏使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

孟之前孟使一乘從公子孟以出使使華齊御

孟之前孟使一乘從公子孟以出使使華齊御

公子孟又使其黨華以出宗魯駟乘宗魯為公及閔中閔曲之昭齊

氏用戈擊公子孟城擊之宗魯以背蔽之宗魯自以背蔽之斷肱

以中公孟之有田擊中公子孟皆殺之宗魯死公聞亂

驅駟乘于公四鳴駟復公乘車八載寶以出及公宮于鴻

諸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各遂從遂從公出過齊氏

使華與肉袒執蓋鉤袒不取與文氏以當其闕

氏射公公出而從公而從公如死鳥靈在衛析朱鉏宵從實

出朱鉏成子黑皆從徒行從公而連從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之既出既受命聞衛亂齊侯有亂使請所聘公孫青使請命

聘公曰齊景猶在竟內竟內齊景猶在竟內則衛君也君未失國乃將

遂從諸死馬遂從諸死馬遂從諸死馬遂從諸死馬遂從諸死馬

曰亡人不佞對言言不佞失守社稷之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所辱致其君之命實曰寡君命下

曰阿下執事此也臣下臣不敢貳

主人曰請人君若重顧先君之好先君之知如惠顧照臨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也

為未致使故也禮未致使故不敢以客衛侯以

賓將撤青將行夜賓曰寡君之下臣

不敢辭助行夜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臣懼不免於矣

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矣

除厥親執鐸鐸行夜以警眾終夕與於燎音以燎齊氏

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子即北宮喜之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不與聞其謀北宮喜之家宰謀殺渠子北宮喜之子遂伐齊氏遂伐其宰

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國人即齊國人八月辛亥公朝褚師圃

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人閏月戊辰殺宣姜宣姜齊侯之妻

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北宮喜之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析朱鉏齊侯之宰

之墓子之指未死而賜諡齊侯將飲酒齊侯將飲酒酹編賜大夫編以酒賜

言享于石言享于石言其有禮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齊侯將飲酒酹編賜大夫編以酒賜

曰二三子之教也言齊侯之教必及於其罰必及於其罰况在羣臣况在羣臣

曰與於青之賞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必及於其罰况在羣臣况在羣臣

臣取負君賜臣取負君賜以于先王以于先王

仲尼曰齊豹之盜仲尼曰齊豹之盜

子食茲子食茲不受亂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為利疚於回

義以周事義以周事不犯非禮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宋華向之亂

公子城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司馬彊向宜向宜向鄭向鄭其徒與華氏戰于

鬼闔鬼闔子城子城華氏華氏子城適晉子城適晉

而後歸而後歸向寧曰唯不信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故質其子

又歸之又歸之死無日矣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續

華費華費

華費華費

華費華費

華費華費

大司馬馬氏族宋 將攻華氏 對曰 華氏臣不敢愛死

臣是以懼臣之恐懼 敢不聽命 公曰 子死亡有命

之質而攻之 華登奔吳 又殺其子 戊辰華向奔陳

且歸之 且歸有庸 使少司寇控以歸 其誰紂我

子為質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余知而無罪也 遂君 公曰 子既入 華控

將自門行 華子之齒長矣 公遽見之 執其手

祝史故欲不格祝史子稱是謹何故晏子乃稱道武子對曰晏子若

有德之君人君之外內不廢外之為國內之上下無怨下之為民

精誠動無違事事不違理其祝史為信信為德無愧心無愧心

矣無愧心是以鬼神用饗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國受其福

史與焉祝史之受國之其所以蕃社老壽者其所以蕃社老壽者

信君使也其福也其適遇淫君若適然也外內頗邪外內頗邪

音上下然疾疾疾之心動作辟違動作辟違撞鍾舞女撞鍾舞女

刈民力草謂民力如刈輸掠其聚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以成其違

恤後人不為子暴虐淫廢暴虐淫廢肆行非度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無所還忌

民痛其痛民痛其痛後於心後於心其祝史焉信其祝史焉信是言是言

也也其蓋失數美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是矯誣也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為暴君使也為暴君使也

所以受其言僭慢於鬼神所以受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公曰然則若之

守之守之澤之澤之舟鮫守之舟鮫守之海之曷塵海之曷塵

公數之新丞公數之新丞虞侯守之虞侯守之海之曷塵海之曷塵

都鄙入從其政都鄙入從其政偏介之閔偏介之閔暴征其私暴征其私

布常無藝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徵斂無度宮室日更宮室日更

音新宮室音新宮室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音庚音庚淫樂不違淫樂不違內寵之妾內寵之妾

市肆恣也外寵之臣外而寵之臣借令於鄙借謀也詐為私欲

養求臣妾縱其不給則應所求不結則民人苦病國之民

而夫婦皆誚莫不誚祝有益也若有所益亦有益誚亦有損夫

也多矣言兩界之內雖其善祝至使祝史豈能勝億兆人之誚故自之以西

德而後可而後可也公說言說首使有司寬政乃命

毀關毀福介去祭山澤之薄賦薄賦巴責巴責

二月齊侯田于沛景公使人招虞人以弓

虞人不公使執之往地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昔我

君田猶旃以招大夫以招士詩翹翹

皮冠以招虞人諸侯服臣不見皮冠臣虞人也

之故不敢進敢進也乃舍之乃舍不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道

清之也若子若子齊侯田齊侯田

惟據與我和夫惟據與我和夫

焉得為和焉得為和

對曰對曰和如羹焉和如羹焉

以洩其過以洩其過

君臣亦然君臣亦然

民無爭心民無爭心



巖物也。巖大也。言物之大也。以上時靡有爭。當時之民皆无先王

之濟五味。故先王之成。和五聲。和五聲。以平其心。皆和

故其成其政也。其政始成。聲亦如味。如齊和五味。一氣。樂須氣

第一。二體。舜者有文。二類。雅頌者有韻。四物。惟用四方之五聲

宮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射自午至

月氣謂七音。子凡七日。王因以此。數台之。以昭之。故以七同

其數。以律和其八風。八方之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

又各訛。或西南曰涼風。或西北曰廣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清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有餘。哀必有樂。剛柔。剛柔。剛柔。剛柔。

遲速。遲必高。下必有入。周疏。周密必有精。疏。以相濟也。

言此十者。合然。君子聽之。此之樂。所以平其心。心平則心平德和。

後相濟。為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德音不瑕。德音不瑕。德音不瑕。

其德自知。故詩曰。德音不瑕。德音不瑕。德音不瑕。德音不瑕。

今案。此按。君所。謂。可。謂。以此。象。示。曰。可。據。不。然。

否。則。以。此。事。據。亦。曰。否。而。以。為。不。可。若。以。水。濟。水。譬。如。水。不。成。水。

誰。能。食。之。誰。能。食。若。寒。寒。之。事。盡。聲。不。成。樂。樂。不。成。樂。誰。能。聽。之。

此。能。聽。同。之。不。可。也。如。是。不。可。也。飲。酒。樂。晏。子。對。公。曰。古。而。

古。而。無。死。生。而。無。死。其。樂。若。何。如。何。君。何。得。焉。齊。景。公。曰。古。而。

無。死。見。則。古。之。樂。也。則。此。樂。也。君。何。得。焉。齊。景。公。曰。古。而。

氏。始。居。此。地。司。寇。始。居。此。地。季。前。因。之。季。前。因。之。季。前。因。之。季。前。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而。後。大。公。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而。後。大。公。因。之。

氏。之。樂。則。樂。母。氏。非。君。所。願。也。故。晏。子。相。古。以。前。其。精。願。

鄭。子。產。有。疾。子。產。謂。子。大。叔。曰。曰。我。死。我。子。產。曰。曰。我。死。我。子。產。曰。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不。嚴。而。民。自。服。其。次。莫。如。

夫。火。烈。猛。烈。民。望。而。畏。之。民。狎。而。劫。之。民。皆。輕。其。猛。則。

馬。早。類。則。不。水。懦。弱。民。狎。而。劫。之。民。皆。輕。其。猛。則。

其。次。莫。如。夫。火。烈。猛。烈。民。望。而。畏。之。民。狎。而。劫。之。民。皆。輕。其。猛。則。

多死焉謂而弄之之不故寬難故以寬疾數月而卒子

法而卒大叔為政子產為政不忍猛而寬不忍鄭國

多盜故多盜取人於崔符之澤音澤音甫音甫又如字大叔

悔之子大叔音甫曰吾早從夫子音甫音甫音甫不及此

盜音甫少止音甫仲尼曰善哉音甫政寬則民慢音甫政嚴則民

慢則糾之以猛音甫糾之以剛音甫猛則民殘音甫殘則施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之以寬音甫民之政是以和音甫詩曰民勞音甫民亦勞止音甫厲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六

魯昭公十二年

二十有一年庚辰春三月葬懿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侯公即○宋華亥向盈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

邑故曰叛南里○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輒之○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在陳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高州鳩名王其以心疾死乎言景王其必夫樂制天子之職也

天子職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鍾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

省風以作樂天子觀首器以鍾之鍾聚也輿以行之音以

行小者不窳不者不至而大者不擻大者不至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和於物則能大適均物則嘉成嘉樂告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於心故乎和之心億則樂樂自生窳則不咸不齊

於心故乎和之心億則樂樂自生窳則不咸不齊

於人又感則不容橫大則心心是以感不誠不容然感實生疾

感而生七情之今鍾極矣今無射之鍾王心非堪不堪其能

父平其能父居斷○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不在

位在甲故在甲大夫送葬者歸葬者自蔡歸見昭子魯大夫

昭子問蔡故昭子以告大夫以昭子數昭子數曰蔡其

亡乎言蔡國其共不亡若國是君也子朱必不終於其位詩曰

樂諫不解于位言不解忘於民之攸既國身將從之則其身

始即位朱始即位而適卑而適卑身將從之則其身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

諸晉季平子皆叔孫位在上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上

下言鮑國卿其國小齊國小而使鞅從其年禮而使鞅從其年禮

○宋華齊初用七年今加為十一年言華齊不能以禮事大國曰

遂生華羈華多僚華穀羈為少司馬多僚多僚

御士華多僚為與羈相惡乃饋諸公多僚曰羈將

納亡人言羈將納亡亟言之於公公曰司馬以吾故

以再亡之我不可再用對曰多僚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則當亡死如可逃以逃死何遠之有以恐動公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左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司馬歎費曰必多僚也言此必多僚吾有讒子有

若何言不可乃與公謀逐華羈費遂逐華羈費遂逐華羈費

賜及從者皆者司馬亦如之費厚酬之張句尤

之張句華曰必有故言必非无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其吾又重之以重傷其心不如亡也之為愈也五月丙申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華將見其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道遇多僚張

句不勝其怒張句見多僚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

華定樂大心豐疾華華氏居盧而守之以禦華向○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文之問於梓慎食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物事禍

福何為若禍若福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不為日月之行也此日月行度分同道也故言同道

卒如昭子○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故用吳師齊烏枝鳴

戌宋夫助宋厨又濮曰邑大夫也軍志有之志書先人有

奪人之心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後人有待其衰若人而固若吳

及其勞向不及吳師且未定也且營壘伐諸吳師若人而固

入南里馬則華氏衆矣師不勝吳師于鴻口鴻口在睢陽東獲其二帥

其計宋人從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

公子苦維偃州負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言我

師宋師持勝故公欲出欲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言我

其力使而不能送亡君君出奔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曰告于

曰揚徽者公徒也微乃公徒以試衆心衆從之揚徽以自別公

陽不克也昭子曰

自揚門見之自揚門見國門人皆揚門元公下而巡之元公下城曰國

亡君死言宋國若亡二三子之恥也此大夫國人豈專孤之罪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致其死力齊致其死力莫如去備備長兵用短兵用少莫如齊致死莫如齊致死

請皆用劍請皆用劍從之從之華氏北華氏北復復

即之復追而厨人濮以裳裹首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而荷以走

聲又曰得華登矣聲又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遂敗華氏于新里

居于新里居于新里而歸而歸亦如之亦如之

華姓居于公里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會晉荀吳會晉荀吳齊死何忌齊死何忌衛公子朝衛公子朝

丙戌與華氏戰于精丙戌與華氏戰于精莊董為右莊董為右

其御頹為我其御頹為我子祿猶公子城子祿猶公子城

于欒御對人華豹于欒御對人華豹張句為右張句為右

而反之而反之尚輔相余尚輔相余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出其問出其問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曰平公之靈曰平公之靈將注將注則又關矣則又關矣

吾為樂氏矣言暴亂還入作亂而死曰子無我

廷恐我言彼无不幸而後亡言事至不幸而後使華登如楚乞

師言師于楚華疆以車十五乘言至死城徒七十人徒步

犯師而出言師出食於睢上華疆與華登共食於哭而送之送

乃復入言師入楚遠越帥師將帥華氏言華氏而迎之大宰

犯諫言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言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今又

爭國言爭國釋君而臣是助君言君而助其臣無乃不可乎言其不王

曰言王而告我也言不先告我既許之矣言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言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言東國

曰朱不用命於楚言蔡侯朱不用命於楚君王

將立東國言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言若不先從王欲楚必亡

于楚言于楚楚子將討蔡言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對言故對其子有二心言其子有二心故廢之言故廢之

其子與君同惡言其子與君同惡不亦可乎言不亦可乎

且廢置在君言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蔡無他矣○公如晉言公如晉

及河之言及河之鼓叛晉言鼓叛晉晉將伐鮮虞言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一年言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言春齊侯伐莒○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言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言葬景王○六月叔鞅如京師言六月叔鞅如京師

王室亂言王室亂周亂不書言周亂不書

○大蒐于昌間言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言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言葬景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言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也居于皇言大京師也入 ○冬十月壬子猛卒謚曰悼王其曰王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魯比郭啓魯子將

戰將拒戰苑羊牧之諫夫魯音大曰齊師賤非知帥師其求不

多所求於魯不如下之齊勿與戰大國不可怒也激之使怒

弗聽魯子敗齊師于壽餘壽餘魯地齊侯伐魯魯侯伐魯魯子行成魯子

于齊司馬甯郊魯如馬甯盟如馬甯魯子如齊如齊魯子如齊如齊

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魯地魯子於是乎大惡其君魯子

楚遠越使告于宋楚遠越使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言楚君聞宋君有不令為君憂為宋君無寧以為宗羞無寧

寡不寡不不能媚於公公兄兄諱不能取諱不能取以為君憂以為君憂

命之辱命之辱抑君臣曰抑君臣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君曰



實子孟說之實子孟即實也齊景王皆欲立之王孟實子孟也劉獻公

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單穆公即單穆也惡實孟之為

人也劉孟實子孟也願殺之願去聲又惡王子朝之言劉孟實子朝以

為亂朝好亂願去之願去聲賓子孟滴郊事適生郊也見維維自

斷其尾見有維維自斷其尾問之問之其故侍者曰賓子孟之自憚其犧也

其犧者實用人言維維見龍飾然卒人異於是且曰且謂維其憚為用人

乎言維維見龍飾然卒人異於是已犧何害使犧在已則

為犧者實用人言維維見龍飾然卒人異於是已犧何害使犧在已則

早龍異之王弗應而末定實孟實孟與實子朝乙丑四月將殺

應夏四月王田北山景王田獵於北山使公卿皆從使公卿皆從

單子劉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景王有心疾乙丑四月將殺

于荼錡氏河南鞏縣有錡氏戊辰一王劉子擊卒劉子擊卒無子無子

單子立劉公事單子故也五月庚辰見王王見王遂攻實也

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孟以王故單氏而反鼓子焉鼓子焉又叛於鮮虞

之取鼓也鼓子焉既獻獻鼓子而反鼓子焉鼓子焉又叛於鮮虞

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魏郟魏郟使師偽羅者使師偽羅者

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郟子所都也遂襲

滅之鼓子焉以鼓子焉鼓子焉使涉佗守之使涉佗守之

丁巳葬景王景王葬於王子朝因翟管百工之喪職王子朝因翟管百工之喪職

與靈景之族與靈景之族以逐劉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劉子奔揚

帥郊要餞之甲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劉子奔揚

單子逆悼王于莊宮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以歸

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以歸以歸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王子還與召莊公謀以歸以歸

不捷不捷與之重盟與之重盟必來必來皆盟而克者皆盟而克者

從之從之樊頊子曰樊頊子曰

樊頊子曰樊頊子曰

樊頊子曰樊頊子曰

樊頊子曰樊頊子曰

頃非言也王于還之謀必不克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于還奉

平及領領周大明而復復殺擊荒以說說乙丑奔于平時平時

劉子如劉劉單子亡單子亡單子殺還姑發弱弱延定延定

羣王子追之追之子朝奔京奔京丙寅伐之伐之京人奔山奔山

劉子入于王城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敗績于京

甘平公亦敗焉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之亂也閔馬父曰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子朝必不克其所與

者者天所廢也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欲告急於晉遂如圃車遂如圃車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遂如圃車次于皇

劉子如劉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盟百王于平宮盟百王于平宮辛卯鄆彤伐皇辛卯鄆彤伐皇

獲鄆彤獲鄆彤王辰焚諸王城之市王辰焚諸王城之市

華夷同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華夷同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敗焉敗焉庚午及伐之庚午及伐之

華夷伐東圍華夷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九州之戎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及焦瑕溫原之師

以納王子于王城以納王子于王城東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東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十一月乙酉王子

即位即位館于子旅氏館于子旅氏十一月庚戌晉籍談十一月庚戌晉籍談

荀躒賈辛司馬督荀躒賈辛司馬督師軍于陰師軍于陰于侯氏于侯氏

王師軍于汜王師軍于汜于解于解

軍其東南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王師軍于京

辛丑伐京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毀其西南

音註全字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六

